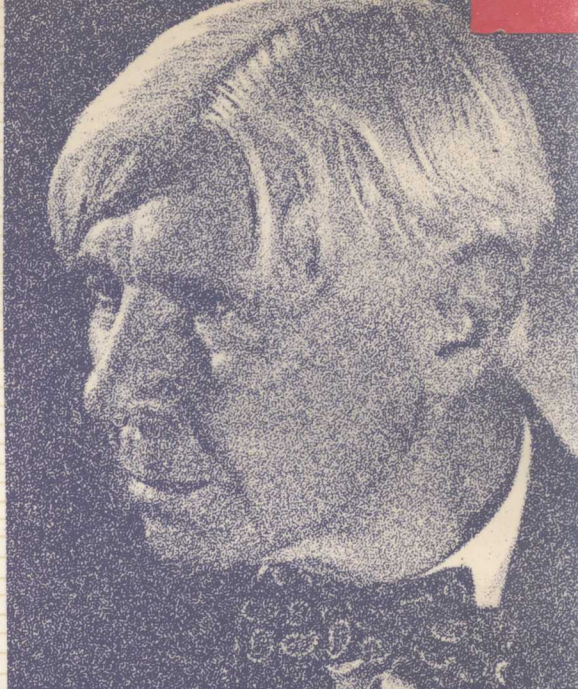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72

桑德堡

桑

德

堡

——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72

版權所有

請勿翻印

主 作 譯 插 出

編：梁

實

秋

者：喬瑟夫·哈斯、金·拉維茲

者：趙

世

松

圖：陳

銘

文

版：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

電話：七〇三三二三三(三線)

郵撥：五三九九六六

通訊地址：臺北郵政第96—365號信箱

發行人：林

獻

章

法律顧問：李

樹

旺

律

師

印 刷：中

興

印

刷

廠

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

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

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

K815
72
831

港台書室



90101774

桑德堡 *Carl Sandburg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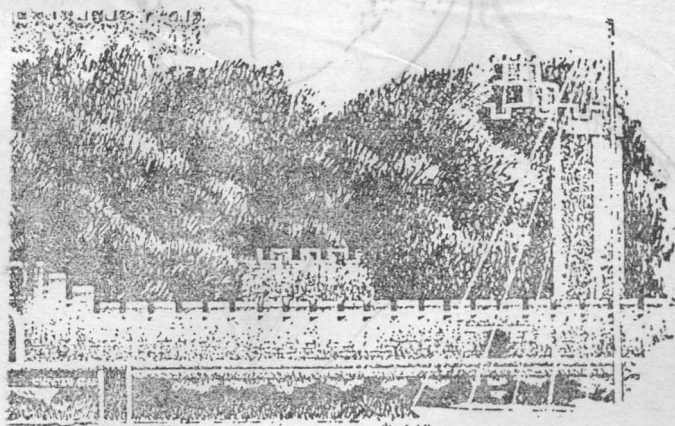


●梁實秋主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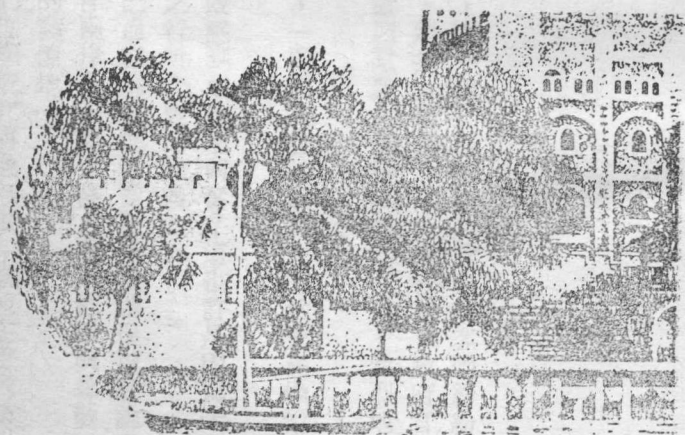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

桑德堡

尋根之旅·····	五
移民的樂土·····	九
萌芽中的求知種子·····	二
小鎮人家·····	三
芝加哥的夢幻·····	六
尋求理想·····	三
萬世師表·····	四
初試啼聲·····	五



年輕的激進分子·····	六〇
傑出的新聞從業者·····	七五
新面目·····	九〇
追尋林肯·····	一二三
林肯的荷馬·····	一三三
「戰時生活」·····	一二八
紛亂的時代·····	一三六
康納馬拉·····	一四三
永遠的年輕異鄉人·····	一五〇
結尾的詩句·····	一五九
後記·····	一六七
年表·····	一七〇



尋根之旅

一九五九年八月六日，斯德哥爾摩市布羅馬機場，有一架民航機剛降落，乘客們紛紛從停機坪上走向航站大廈，其中一位身體仍健壯的白髮老人，此次「回國」來探望親友。政府官員的代表團以及一大羣記者、攝影師、電視工作人員同其他歡迎羣衆，蜂擁到他的面前，熱烈地向他致意問候。

老人見到如此的熱烈場面，不由自主地會心一笑，一向黯灰色的眼神，突然充滿愉悅的藍色。他以瑞典文答謝大家的盛情。

究竟這陣騷動是爲何而起？爲什麼大家對他的來臨感到如此地興奮？這也許是因爲卡爾·桑德堡以及歡迎他的羣衆們，都深深體會到他此次瑞典之行所代表的意義。

年逾八十的老詩人，來到他父母親的故鄉，對自己血緣的「根」致敬。桑德堡被評論家們多次譽爲美國文學的「真正之聲」，他的成就受到大西洋兩岸新、舊大陸人們的推崇與尊敬。對一輩子生活在美國的他而言，瑞典是他生命及一切成就的發源地。

瑞典文對桑德堡來說並不陌生，他與歡迎的羣衆們也能彼此溝通無礙。當他在伊利諾州蓋雷

斯堡某一破舊平房呱呱墮地後，首先學會的話是「發」和「莫」（瑞典文的爸爸和媽媽）。在他尚未學會英文時，就先學會了瑞典文；小孩子的他肚子餓了，不是吵著要「牛奶」喝，而是要「繆克」（瑞典文牛奶）。

由於他與移民美國的父母親之間以瑞典文交談，甚至到了學校，才開始學當地通行的英文，因此桑德堡接受並承繼了瑞典較古老文化的行為標準與道德觀念，稍後才學習美國年輕社會的風俗習慣。他的英語帶著很重的瑞典腔調，而他的思想充滿了瑞典色彩：強調誠實、勤儉的美德、愛國、尊敬勞力、自尊自重以及崇尚名譽等。

桑德堡可說是美國社會大眾心聲的發言人，他與來自歐洲其他地方的拓荒者一樣，有著「民主」精神。由於在歐洲大陸，民權遭到壓迫，而專制君權橫行，美國新大陸正孕育和發展著一股新「民主」觀念與制度。這些伸張民權、以民爲主的精神，在新大陸的土地上，正欣欣向榮的茁壯與成長中。

大約在一世紀以前，桑德堡的父母親從瑞典搭了一艘客輪，橫越大西洋，移民到美國新大陸。他們是歐洲擁向新大陸羣衆中的兩位，當時的人們對新大陸都抱著無限的希望。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八月風和日麗的某一天，卡爾·桑德堡以名人的身分——受人敬愛的詩人及作家——返抵國門，重回故里。

桑德堡將於斯德哥爾摩市史康森公園所舉行的瑞典——美國紀念日慶祝大會中，發表專題演說

。慶祝大會的實況，將透過全國電視網，向全國民衆廣播。在他爲期一週的訪問旅行期間，他將前往皇宮晉見古斯塔夫第六阿多爾夫國王，並接受御頒的「瑞典文學及藝術獎」。

對桑德堡來說，這些讚譽意義十分重大，他不像其他的知名人士，他很重視大衆對他的稱譽。不過，卡爾·桑德堡並不是因爲想獲得更多的獎章或好評，才回到瑞典，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，乃在於拜訪位在奧斯特哥德蘭省境內的兩處村落。「奧斯特哥德蘭」是東哥德族所在地的意思，該省在首都斯德哥爾摩市的西南方。

這兩個村落，其中之一是艾斯包村；他父親艾夫瑞·丹尼爾森的出生地。桑德堡乃是由塞維林·福瑞德里森告知，才曉得福瑞德里森的祖父母，曾經在一八五六年幫助丹尼爾森一家人，準備長達六至八週的美國之行。當時他們搭乘的是帆船。朋友及鄰居們熱心地提供他們硬的黑麵包及乾羊肉，以便度過漫長的海上旅行。

在尼爾森一家人上船之前，親朋好友曾相伴到附近的愛克比教堂，一起爲此行禱告，祈求上帝保佑他們在美洲新大陸找到他們所希望的生活。這是大家最後一次在一起，所以他們用瑞典文唱詩歌，歌頌上帝的偉大及感謝祂的恩惠。

除了福瑞德里森所講的故事之外，桑德堡在艾斯包村並沒有找到他所要尋找的瑞典的「根」。祖父尼爾森當年是一位勞工，所賺的微薄金錢並不足以購買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，一家人常常住在租來的房子裏。因此，桑德堡在艾斯包村找不到足以證實他祖先曾居此地的事或物。抱著失望沈痛的心情，他只待了幾個小時，便離開了艾斯包村。

不過在幾哩外，居臨塔克恩湖畔的阿樸那村，記憶中，小時候母親曾經告訴他，許多關於她故鄉村落的生活與故事。在這兒，桑德堡得到令自己相當滿意的證實。

有一大車隊的新聞人員，跟在桑德堡的後面。老詩人來到了母親克萊拉·安德多特當年居住在阿樸那村的某一小農舍。此農舍現在的主人奧樂·古斯塔夫森，出門來迎接桑德堡，並帶他到屋子裏去參觀。桑德堡很仔細地觀察了每一個房間。屋子裏充滿了現代化的設備，如冰箱及自來水等。但是低垂的天花板、階梯以及客廳的整潔，與七十五年前，母親克萊拉對尚在年幼的他，所描繪的當時景致大抵相符。

桑德堡情不自禁地低聲說著：「對了！這裏是父親和母親的臥室，後面是廚房，裏面尚有一部手搖紡織機，孩子們住在樓上。而且……」他一面說著，一面彎著腰穿過低垂的門，「爲了表示禮貌，大家必須低著身子通過正門，所以門楣通常蓋得很低。」

在仔細參觀了房子之後，桑德堡走到農場上休息，這的確是一次極富感情、慎終追遠的旅行。和煦的太陽，使大地充滿溫暖，他與村民們閒談莊稼耕作情形。他告訴他們，他也是一位農夫，在美國北卡羅萊那州的大草山坡上，他與太太曾照顧過一大羣的山羊。他和大家暢談農作物與牛羣，並檢視農場上的舊式耕作工具，或許這些工具可以激起他對父母親當年在當地生活的懷想。

想著想著，桑德堡不禁熱淚盈眶，按捺不住對母親的思念，遂告別了村民，獨自一人漫步於附近的金黃色田園中。他蹲下去隨手抓起一把泥土緊握著，一些泥土從指縫中掉落。

「這便是我的家鄉聖土！」他含淚喊著，「我非常感激上蒼，能够使我有機會，回到生我父母的故里。」

隨後，他拜訪了村落中的教堂，風琴師正彈奏著有關瑞典短暫夏天的老詩歌。「在一個愉快的夏天，……」桑德堡讀著教堂裏最古老的一本聖經，此書據說可回溯到查理七世國王的時代。「不錯！不錯！」桑德堡說著，他對自己還記得不少瑞典文感到十分驕傲，他翻譯了一句聖經上他最喜歡的眞言：「主是我牧者，……」。

教堂裏的福克·奧登布林牧師，拿出了從前的會衆名冊記錄簿。這裏面記載有桑德堡母親一家人的名字，桑德堡問了牧師不少關於母親當時情形的問題。在離開了教堂之後，桑德堡望著肥沃的奧斯特哥德蘭平原，不禁稱道：「此處很像伊利諾州，或有甚者，景色可能比伊利諾州還要美麗！」

他再一次回到母親的故居，很專注地察看著每一個房間，就好像要把它們深深銘刻在記憶中似的。最後，他永別了母親的故居及阿樸那村，他站在待客室的鏡子前面，望著自己的臉，問起自己：「天哪！我究竟還要尋找什麼？」一陣長而慢的微笑，是他對自己的回答。

移民的樂土

十九世紀中葉，數以百萬的歐洲貧窮民衆，爲了逃避飢荒、幾近奴隸思想的統治以及無窮無

盡的戰亂，紛紛前往新大陸。他們大部分都嚮往自由，並抱著找尋新工作機會的夢想，來到了美國。也許他們在新樂土上，找不到整齊的街道，但是在這片廣大的新土地上，卻沒有歐洲的狹義民族主義；在這裏，大家都有生存的空間，每個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。

當艾夫瑞·丹尼爾森隨著父母到達了紐約市時，他已經有十歲大了。當時是一八五六年，他們是從瑞典遠渡重洋，搭乘一舊式帆船來到此地。因為在艾斯包村時丹尼爾森一家人非常貧困，無法供小孩子上學，因此艾夫瑞還不會寫字，當他父母不幸死於流行病時，艾夫瑞與故里的關係遂告中斷。

丹尼爾森從此就在紐約州荷基莫市的某一乳酪工廠中工作。不久，他收到遠房親戚馬格諾·荷馬的來信，信中提及伊利諾州蓋雷斯堡有很多的工作機會。於是丹尼爾森橫越過美洲大陸，一面在鐵路局工作，一面旅行到伊利諾大草原上一個約有一萬五千居民的小鎮。

到了小鎮後，或許是因為鎮上有許多來自斯堪地那維亞（北歐半島）的鐵路工人，名字後面全帶個「森」字，他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奧古斯特·桑德堡，放棄了取自父母的瑞典姓——丹尼爾森（丹尼爾之子的意思）。

克萊拉·馬提達·安德多特（卡爾的母親）在一八五〇年六月二十日，出生於瑞典的阿樸那村。六歲時，母親不幸去世，父親旋即續絃，克萊拉與繼母不和，無法在一起共同生活，就在二十三歲時，單槍匹馬獨自遠征至美國，定居在伊利諾州的布錫奈爾，並在當地某家飯店中工作，靠此維生。

奧古斯特·桑德堡（卡爾的父親）隨著鐵路軌道的鋪設，來到了布錫奈爾鎮。他在鎮上認識了克萊拉，因為同是瑞典人，感情增進得很快，不久，即於一八七四年的八月七日，共結連理，步向紅毯的另一端。他們定居在蓋雷斯堡鎮，因為該鎮裏有不少的瑞典人，這些來自同一國度的歐洲人在這兒逐漸形成了一個大社區。

婚後，桑德堡成為芝加哥、布靈頓及昆西鐵路公司的鐵匠。

這一對年輕的夫婦，在鐵路公司附近的第三街，找到了一棟小木屋。在這棟小木屋裏，他們的第一个孩子瑪麗誕生了。後來，又生下了第一个男孩子，這是發生在一八七八年元月六日午夜過後的事。母親躺在牀上，經由助產士的幫忙，生下了這個小男嬰。

幾天後，小男嬰接受洗禮，並取名為查理·奧古斯特·桑德堡（孩子以父親的名字命名，在西方社會是一件常有的事）。這個名字由桑德堡夫人記載在家裏的瑞典文聖經上。

萌芽中的求知種子

桑德堡一家雖然非常窮困（奧古斯特每個星期在鐵工廠中工作六天，每天十小時，而一小時的薪水卻不到十四分），但是卡爾·桑德堡（卡爾是「查理」英文的暱稱）卻擁有快樂的童年生活，就像其他北美大陸中、西部的小男孩一樣。

當時一般人們吃的食物非常簡單，皮鞋被視為奢侈品，以豬油代替奶油來塗麵包。桑德堡一

家人倒從未挨餓過，他們甚至經常享用美國的奢侈品——鬆軟的白麵包。（在歐洲大陸北方，土地貧瘠，所產的麥類，只可作成硬的黑麵包，相形之下，鬆軟的白麵包的確是美洲大陸特有的、較好的食物。）當經濟大恐慌，全國不景氣時，奧古斯特·桑德堡所找到的工作，一個月只能獲得十九美元到二十美元的薪俸。

耶誕節時，面帶憂傷神情的父親，只能買一些糖菓及一個橘子給他。當然，在經濟復甦的時候，爸爸買的禮物——或是一條圍巾，或是一把小刀——自然就好得多了。

老桑德堡是一位樸實又很節儉的人，鄰近的雜貨店老板威爾·奧爾森說道：「他準時上班，工作非常努力，對所講過的每一句話都能守信，是一位一言九鼎的豪爽人物。」

在酷熱的鐵工廠中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後，奧古斯特在晚上，常會修理一下房子破損的地方，或是在他的小菜園裏工作，偶爾也會看看他的瑞典文聖經，有時候則拉拉手風琴，唱幾曲故鄉的老民謠。

奧古斯特對自己家中孩子一個一個的增加，似乎並不在乎，他總是喜歡逗弄他們。好像除此之外，再也沒有其他可令他感到樂趣的事。偶爾他也會享受一下抽煙的樂趣，這是當他到雜貨店付前個月所賒的帳時，老板請他抽的一支薄雪茄。（爲了延長享用時間，他常常拿起口袋裏的小刀，把雪茄一切爲二，分數次享用。）冬天到了，他會買一小瓶威士忌，一直喝到第二年的春天，原來，奧古斯特只偶爾在晚餐咖啡中，加入一小湯匙的酒。

除了家裏的事以外，奧古斯特·桑德堡感到興趣的事，只限於參加當地的瑞典路德教會，以

及加入共和黨，這兩件事正代表他是一位有責任感的民主美國公民。但是他的空閒時間並不很多，所以他沒有花費很多時間在這些宗教及政治活動上。他按時參加主日禮拜，選舉時投共和黨候選人的票，以及偶爾參加黨集會及遊行，這些就是他閒暇活動的全部。

也許是因為他並沒有真正學好英文，所以奧古斯特·桑德堡一向習於沈默，與孩子們之間，也不能像孩子的母親一樣，和他們很親近。克萊拉有較多的時間來陪孩子，跟他們交談以及一同嬉戲。卡爾·桑德堡記得他母親比他父親受更多的教育，所以她的英文很快地便能學得很好。孩子們一天一天的長大，他們之間使用瑞典文的情形越來越少，而講英文的情形則越來越多。孩子們發現與母親溝通比較容易，而父親則比較疏遠，所以他們與母親較為親密。

對小查理·桑德堡來說，蓋雷斯堡鎮灰塵滿天的街道，是一個傳統八十年代，中、西部男孩的典型童年生活背景。學校放學後，一直到晚餐前，街上到處都是遊戲中的孩子們。星期日的時候，桑德堡一家人常到教堂去作禮拜，禮拜結束後，便去拜訪朋友的農莊，查理及弟弟們再加上鄰居的孩子，則一同在農場及草堆中遊戲。

查理漸漸長大，他和他的弟弟馬丁，常會在晚上幫著爸爸在菜園子裏工作，或是作些家務事。有時候查理——家裏最大的男孩子——會隨著爸爸到蓋雷斯堡鎮上去參加市集，或是觀看熱鬧的慶祝活動，例如：吉姆士·傑·布萊恩——共和黨所推舉的總統候選人——的火把大遊行。（後來在大選時，吉姆士被民主黨候選人格羅佛·克里夫蘭所擊敗。）

當查理七歲時，他和他父親參加了在蓋雷斯堡鎮上所舉行之尤里西斯·S·格蘭特的追悼會

。若干年後他曾在自己的自傳上記載這件事情。他自己所寫的自傳，書名為「永遠的年輕異鄉人」。他寫道——

「……我記得當時我一直在想這場戰爭，到底是爲了什麼而起，以及格蘭特將軍究竟做了什麼事，而使他成爲最偉大的將軍之一。當天晚上，我上牀睡覺，心中不由想著：有一天，或許我能够真正了解什麼是戰爭，以及更了解戰後獲得自由的黑人，還有格蘭特將軍爲什麼偉大？做總統的滋味如何？做華盛頓聯邦政府的首腦人物又如何？」

對美國人民而言，當時的「大戰」，就是指美國的南北內戰。戰爭的過程及結果是殘酷的，但是戰爭本身卻成爲伊利諾大草原上的居民們，最受歡喜的閒談內容。那些曾爲了支持亞伯拉罕·林肯而參加大戰的人們，對於林肯曾到蓋雷斯堡鎮演講之事，津津樂道，有人甚或以曾與他握手爲榮。

南北戰爭對蓋雷斯堡鎮的鎮民而言，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。此鎮在半世紀前，是由來自上紐約州的拓荒者——長老會及公理教會的信徒們，首先建立的。凡是加入該二教會的信徒，都必須宣誓爲消除奴隸制度而努力。

在戰前的動亂歲月中，蓋雷斯堡鎮是當時地下鐵道的大車站之一，逃亡的黑奴大都受到舊第一教堂的收容，教會並幫助他們逃往加拿大，以追求自由的新生活。拓荒者除了把熱愛自由的精

